琴台客聚

彥火

看破 放下 自在

我在日本福岡市曾參觀仙崖禪師在博多寺的禪舉。

且說早年去博多寺向仙崖禪師學禪的人絡繹不絕，其中有一位湛元和尚，生性貪玩，經常半夜偷爬出寺院去遊玩。不少人向仙崖禪師告狀，仙崖禪師聽罷不表態。

在寒雪飛飄的一夜，湛元又拿了一個臉盆墊腳，翻越牆外去冶遊。

仙崖禪師在那個盒子坐下以為修禪，待到大半夜後，湛元玩倦後歸來，從牆外跳下，踩着一件軟綿綿的物件，大吃一驚，待回過魂來，竟發現是踩着師父身體。

仙崖禪師一點也不惱火，只平靜地說：「太夜了，天氣寒冷，快回去睡覺，不要着涼。」

湛元從此大徹大悟，不敢造次。

學禪還要懂得放下。

記得早年我讓金庸給我寫一幀字，內容是「看破、放下、自在，人我心、得失心、毀譽心、寵辱心，皆似過眼雲煙，輕輕放下可也」。其實是源自《金剛經》。

《金剛經》原話是「真誠、放下、自在、隨緣、念佛；真誠、清靜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。」

按淨空法師的演繹，「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、隨緣、念佛」，是處事待人接物的態度；「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」是對人、對事、對物心性上的要求。

在佛法裏，「傳心法要」涵蓋了以下十句話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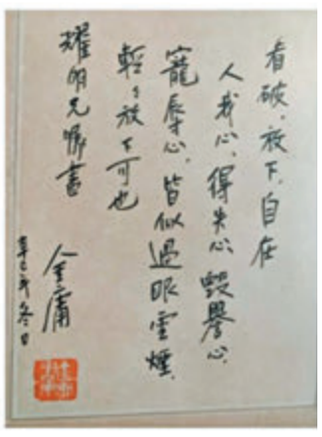
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；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、隨緣、念佛。

世人要做到以上要求，戛戛乎其難也。

禪更重視「看破、放下、隨緣」過程的體驗。

這就是說，凡事只要你腳踏實地去做，每天看破眼下的事態，放下一些，日積月累，加以修煉，你會發現，眼前是一個完全嶄新的世界。

（《學禪》，之十一）



◆金庸賜作者墨寶。　作者供圖

姚弦雅音

姚珏

逍遙

上周三，我去了香港理工大學德藝學院，和一些學生分享人生，並上了一課大師班。我覺得現在的學生不光專業很好，而且有些人都在學藝術，多才多藝。我為下一代年輕人感到驕傲，他們都很自信地問我很多問題。我小時候的自信和勇氣都比他們遜色，這些孩子們如善加引導，未來一定前途無量。

理大的德藝學院非常有意思，大學2022年推出「德藝計劃」，包括德藝獎學金和德藝學院，為了鼓勵學生在學術和專長同步求進，全面發展，為一些在體育、文化藝術、科學技術、社會服務和領導才能等不同範疇表現卓越的學生，提供升讀理大的機會。「德藝」當然也指培養明日的領袖，需要品德與才藝兼具。

最近內地網上正熱播一部電視劇《又見逍遙》，這是根據遊戲原著《仙劍奇俠傳》的重拍劇，2005年翻拍播出的電視劇《仙劍奇俠傳》曾經風靡全國，演員胡歌飾演的主角李逍遙深入人心，時隔9年仍是許多人的經典回憶。這部作品講的是主角李逍遙與女媧後人趙靈兒真心相愛，並與好朋友聯手消滅拜月教拯救蒼生的故事。這是一個年輕人成長的故事，法力高低、武功強弱都不是重點，主人公俠膽真情、德藝雙全才是這部作品流傳多年、深受喜愛的原因。

主角李逍遙用「逍遙」這個名字，很有寓意。「逍遙」出自中國傳統典籍《莊子．逍遙游》，指個體精神解放的最高層次，即無矛盾的生存於世界之中，達到這種境界的方式是「齊物」，就是超越萬物差別，明白宇宙萬物為一體的道理，比喻自由自在的樣子。因此在我看來，《仙劍奇俠傳》中的「李逍遙」實質上是要追求行俠天下，超然濁世的自由灑脫。要達到這種境界，雖然要追求本領的提升，但更重要的是心胸寬廣，善待守護他人的品德和堅持。

不過現實生活中要追求「逍遙」自由，要比玄幻奇俠劇中更難。我很想和年輕的朋友分享的是，人生的每個階段所思所求都會有不同，經歷苦痛折磨，往往是現實生活賜予的機緣，只有走過、苦過、愁過，人才會更加成長成熟放下解脫，這樣得來的「逍遙」才是真正的自由。這次新版劇中與2005年舊版劇中用了同樣一首歌曲《逍遙嘆》，有一句歌詞寫得好，「壯志凌雲幾分愁，知己難逢幾人留，再回首卻聞笑傳醉夢中。」

人生重要的是過程，而不是結果，因此盡力做好自己就已經足以獲得人生的智慧和啟發。本周4月19日及20日我將與潘明倫教授指揮的香港浸會大學交響樂團合作，在浸大的大學會堂舉辦兩場以「樂匯中西」為主題的音樂會，我會再次演奏《梁祝小提琴協奏曲》。這首中國經典名曲我雖然已經演奏過無數次，但每次演奏時都會有新的體會。我也希望做得更好，把新的體會融入演奏中。對我來說，很多東西我還在追求當中，但是我一直在努力，就會感覺到內心的充實，真正活出灑脫自由。

水過留痕

少爺兵

是時不虛度

退休生活總給人一種「愜意感」，只是沒有了工作，又要食「老本」來維持「生計」，退休的他（她）們不得不申請政府給予的「長者生活津貼」！而「永不言休」的演藝友人表示：「演藝人只要有拍戲通告就代表有工作有工資，但他仍樂於跟幾位朋友參加旅行團，想遊遍自己國家（中國）的大江南北，因為覺得腳踏鄉土時有一份『歸屬感』及『安全感』！」

友人還說：「我曾經問過已故父母他們的鄉下所屬？他們都說年幼時只知道因為日本侵華隨父母逃難到了香港，所以對鄉下之地模糊不清，既然現在我有的是時間，那就經常回內地看看，抒發一下情懷，我明白懂珍惜才不會『虛度時日』；我知道『亡父母』生前也有這種想法，只是因種種無法預知的情況，父母未能『如願以償』，如今他們已離世，只願他們可以『魂歸故里』！」

經常都聽到不少老人家說：「想自己百年後，能落葉歸根！現在自己年歲漸長，終究明白老人家們這番說話的含意了！」我就想自己雖年長但仍可行得食得的時候，多些返去內地走一走，多留些好記憶片段，人生就沒有這麼多遺憾了。現在參加往內地的旅行團，長者大部分都選擇不用行太多景點的，儘管有時只是「走馬看花」式「打卡」，可是能「到此一遊」亦是「賞心樂事」，住的酒店附近又有很多可以「消夜」的小店、大排檔……一班團友熱熱鬧鬧地「聊個翻天」，也是長者們「好心情」的生活方式之一，最重要是幾百元的團費，是老人家們財力能負擔得起嘛！已是長者年紀的演藝友人強調他並不是要「唱好」兩日一夜或者三日兩夜的內地旅行團，他只是道出時下長者們的部分心聲：「有時我哋班老友記也三五成群結伴去『夜繽紛』㗎，行吓食吓都好開心的，老友記們的健康問題，亦不可以『大魚大肉』啦！行兩三個鐘當活動吓筋骨，都幾舒暢㗎。」

在沒去旅行的日子裏，演藝友人說老友記們都愛看TVB攝製的節目《無窮之路》，有一次他們參加旅行團去了內地的新疆、西藏，在西藏的廣場看到藏族人跳的藏族舞，其舞姿舉手投足變化不大，但舞姿就很優雅，跟「廣場舞」的喧鬧作風是截然不同的風格。不過前者（藏族舞）更有民族的「代表性」和魅力，也是旅程中一道令人印象深刻的風景線！

百家廊

聲音暢想曲

吳志發

聲音形形色色，千奇百怪。

鳥鳴啾啾聲清脆婉轉，愉悅可人；手機鈴聲豐富多彩，因人而異；汽車喇叭聲急促刺耳，短暫有力；火車鳴笛聲響徹雲霄，煩燥驚魂；戀人之聲穿心透肺，如夢如幻……

在城市謀生，我常穿梭於高樓大廈和大街小巷之間，聽多了各種嘈雜之音，回家的瞬間，頓感輕鬆，特別享受家中的靜謐感。我鍾愛夜深人靜之際在書房裏趴電腦，伴隨着指尖在鍵盤上健步如飛地跳舞，碼出行行心得感悟，劈里啪啦的打字聲恰似一曲唯有自己能聽懂的心靈之歌。

酷愛走中國象棋，喜歡聽聯眾世界象棋的運子聲，每走一步，不管是我吃了對方的卒，抑或是對方擒了我的馬，「叭」的一聲，清脆剛勁，音量愈大愈刺激愈興奮。稍不留神，帥被吃了，瞬間慘敗。不服，再來一局！激戰正酣之時，「砰」，妻子「破門而入」，猛地衝進房間，嘰里呱啦機關鎗似地抗議一番，我只能無奈地把音量調到最低。

聽一曲歡快的音樂可紓緩神經，放鬆心情。自然清純之歌尤能打動人心，王菲演唱的《傳奇》，一聽傾心，如癡如醉，茫茫人海中的一眼之緣，情定終身，唱出了心中的渴望與夢想。鳳凰傳奇的《荷塘月色》，清新之氣撲面而來，流暢的原生態之聲勾魂沉醉。此外，《月亮之上》《天籟傳奇》《我從草原來》皆是我耳熟能詳的歌曲。

學會上網之初，我對網絡充滿好奇，曾為QQ聊天時「嘀嘀嘀」之聲而瘋狂，陶醉期間，忘乎所以。偶爾聊到一個感感然的同齡女性，撿到寶貝疙瘩似的，盼不得時刻保持溝通交流。剛準備從座位起身，「嘀嘀嘀」，聞聲又迅速坐下，秒回幾行字過去，連上個洗手間也火急火燎的，生怕錯過了任何一條資訊而冷落了對方。傳說中的「網戀」，可能就是這種狀態吧。

童聲稚嫩，天真無邪，可謂百聽不厭。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續，他們的聲音無法拒絕，不管多麼忙碌，手機裏蹦出熟悉的電話號碼，情不自禁快速接聽——「爸爸，你在哪裏？什麼時候回家呀？」「爸爸，今天我受到老師表揚了，晚上要獎勵什麼好料給我吃嗎？」與孩子嬉鬧互動，傾聽他們的說話聲也是人生一大樂事。

父母的聲音充滿親切感和關懷之情。二老偶有來電，鈴聲響起的那一刻，心裏猛地「咯噔」一下：家裏出什麼事了嗎？平日裏，潛意識中挺害怕接到老人電話，寧願自己主動去電問候，也不希望他們突然來電。父母是家的頂樑柱，更是家的象徵，他們在，家就在，只要隨時回到闊別已久的老家，和和睦睦熱熱鬧鬧的氣氛便一往如初。逢年過節，千里迢迢趕回老家的初衷，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是為了和父母團聚，哪怕是吃上一頓熱飯喝上一壺水酒便踏上歸程，來去匆匆依然倍感幸福。父母的聲音最特別，平時極不愛聽，他們一旦老去，卻懷念之至，甚至懊悔不已。

思念之人的聲音難以忘懷。某時某刻，她的聲音猶如一股強大電流，哪怕電話裏聽上一句，身心頃刻間融入到相見相愛的世界裏，覺得她就站在眼前，含情脈脈地注視着自己。聽到聲音的瞬間，甜美笑容呼之欲出，溫溫柔柔、甜甜蜜蜜，激動得心都要跳出胸膛似的。戀人之聲，彷彿清風拂面，愜意無比，恰如炎炎夏日汗流浹背之時，咕嚕咕嚕喝了一碗清清爽爽的冰紅茶，渾身每個細胞都受到刺激。呵呵，多愁善感，並非是女人的專利。

妻子的言語聽久聽膩了，先入為主，總覺得她一開口即是嘮叨與煩擾。妻子曾經也是戀人，為什麼相識之初不覺得她的聲音難聽，反而對其窮追猛打，信誓旦旦地承諾非她不娶？或許，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婚姻生活本來便是平淡如水，相濡以沫，健康遂意方為大福。女人們長年累月為孩子為家庭為油鹽醬醋為人情世故而操勞，不可能隨時隨地每句話都能輕聲細語地表達。每人均有脾氣，芸芸眾生恰因個性而美，相處之中需相互理解和尊重吧。

聲音各種各樣，應有盡有，是否悅耳動聽，取決於心境。

爽姐私語

林爽兒

再見！粵劇殿堂

新光戲院的粵劇舞台將會在今年底拆除，作為承租方，李居明大師的12年粵劇保育生涯無奈中斷。

李大師一力承擔為新光戲院為粵劇盡全力，12年把所有的心血投放於此，然而卻沒有聽過見過政府的一言半語予以鼓勵支持，那感覺是由得它自生自滅，只當他是一種商業行為！

這12年看着戲院一天天變化，先自舞台開始處理修葺，之後把全院千多座椅來個面貌更新，為這些更新大師特地在戲院設個臨時工場，請工人在那裏開工。更換座椅套，再處理衞生間。2樓是一個休閒和展覽廳，當中展出一部歷史悠久的電影放映機；然後是3樓戲院，花了大量金錢去安裝一個三面立體聲大銀幕，還請大師設計，比一般現今的迷你戲院都舒適自在。

在過去的日子，看着戲院的人與物變化，對它的感情愈來愈深刻，從領導到夥計，從老闆到老倌，一齣一齣戲的演着，一批一批的合作夥伴，由第一天開幕李居明請來梁振英先生、紅線女擔任剪綵嘉賓之外，他更為蓋鳴暉編寫第一個劇本《蝶海情僧》，不間斷地在12年裏寫了37齣原創劇，那心力、腦力、財力都不可少！打造這殿堂級戲院所費多少？大師說會計不敢告訴他究竟多少，他知道會計也是一番心意！

因為戲院被基督教會買了，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再租予拜華光師傅的粵劇團隊，劇團的華光座還得尋找可以安放的地方，還請八和會館的龍貫天主席代為處理。

這陣子一起在新光戲院演李居明大師歷史劇的老倌，大家都有些心念，他們大部分都在新光戲院度過了演劇生涯，戲院陪着他們成長，這些成長的經歷留下了難忘的記憶，都悄悄祈求有奇跡出現，都希望在新光戲院演出的機會能夠再現！

◆鄧美玲邀李居明大師在新光戲院化妝間內合照留念！作者供圖

鵬情萬里

趙鵬飛

暮色起時

到處跑着去看日落。

在堅尼地城住了7年多，海旁道上日漸稠密的人群，望海街巷裏的擁擠和喧囂，分薄了要去駐足守候日落的衝動。咖啡館、小酒館，舉着手機的人，早已讓那娓娓道來的日落，退成了所有影像中的一片幕布。

站在數碼港道上的圍欄前，看着數十米深的懸崖下，一望無際的海面，波瀾微微，暗紅色的太陽像一枚圓圓的無字圖章，淺淡的蓋在海天交接的落款處。圍欄邊一樹樹白千層迎風細細索索，一種不由自主的蕭瑟和惆悵，瞬間就感染了眼前的整幅畫面。

坐在鋼線灣的混凝土長堤上，翻白的浪花在腳下有條不紊的翻滾，綿延的島嶼山巒輪廓淺淡，回巢的海鷗一撥一撥低低略過，不停煽動的羽翼，讓暮色暗沉的靜謐中流動着一絲歸家的迫切。

糧船灣泊着大大小小的船艇，在疾馳的車窗外一晃而過，柔和的光線，拖了一條長長柔柔的霞光，依次滑過細細白白林立的桅杆，忍不住叫人想起西風殘照，咸陽道上的塵埃散漫。

有一次和一大群膚色各異的陌生人，在彼得堡芬蘭灣的叢林裏穿行，冬日的寒風和沒有溫度的落日光芒，織成了一條無形的鞭，抽打着每一個不由自主加速的步伐。刺骨的冷和遠處宮殿尖頂上閃耀的光，幻化成了呼嘯而來冰河鐵馬，當夜就長驅入夢，大戰了不止三百回合。

暮色四合，星河未起，渡口無人，路上匆匆。一整日的奔波總算要告一段落，腦迴路裏起的霧逸出了眼簾，眼前厚重的暮色絨幔，正快速籠罩全部的光陰。

年少時，看着暮色四起，只想快一點回到家裏。因為推開家門，便有一碗溫熱軟爛的紅豆稀飯，一碟酸辣爽口的涼拌豆芽，鍋裏還有兩屜快要蒸熟的白麵饅頭。撲面而來的水氣裏，兩個熟悉的身影在案板前低頭勞作，氤氳不定的普通家居場景，瞬間便攔住了少年所有的不安和急切。後來，暮色降臨，只想趕着卸下謀生的沉重和疲憊，回到有床有鋪的高樓小窗前，關上門，窗外的車水馬龍和燈火通明就隔絕成了另外一個世界。一杯熱茶、一盤堅果，翻一本翻了很多頁的書，追一部追了一半的劇，沉浸式的情緒轉場，便能將這一日的疲乏都做了不着痕跡的消融。再後來，已經大致能從容不迫徜徉在暮色裏，看街燈亮起、看車燈閃爍、看背雙肩包的學生、提公文袋的中年人，在巴士站大排長龍。漂泊不定的行程上，天色起起降降，隨遇而安才是常態。

還有一次，在尼泊爾一個叫奇特旺的鄉村遊蕩。暮色漸濃，勞作了一天的農人乘着大象，從田野裏緩緩歸來。許多許多的螢火蟲，一閃一閃，從路邊高大茂盛的草叢裏不停的飛出。不遠處的村莊上空，有一縷一縷的炊煙，從低矮的茅草屋頂慢慢升起，一群一群的灰鴿子，一圈一圈在青煙裏盤旋。使勁皺起鼻子嗅了嗅，烤麵餅的焦香一下子就從鼻腔，直接衝到了毫無準備的腸胃裏。

無論身處何處，在暮色裏，總有一種味道能以其獨有的方式，一遍一遍提醒你不由自主朝來時的路張望。

◆最近在數碼港道拍攝的暮色起時。　作者供圖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紅樹林風景

今次吉隆坡之旅，其中一個焦點是下榻位於雪蘭莪的Avani Sepang Goldcoast Resort，由市中心出發都需要大約2小時，不過考慮到吉隆坡國際機場其實位於雪蘭莪的雪邦，所以回程時也可節省若干時間，所以增加了入住的動力。

Goldcoast Resort位於Goldcoast海灘上，只不過由於海灘水質一般，所以不宜游泳，大家也不過在岸邊玩水而已，度假村內有自己的專屬泳池，環境不俗，所以影響也不大。由於度假村的面積大，房間均建於海上，整體上呈八爪魚形由中心向外伸展，在村內移動也需傳召高球車，而泳池正好位於度假村的正中央，所以也減省了一些往來出入的不便。

我們打算參加度假村內的紅樹林探索活動，因為要每天看天氣及潮汐漲退時間才可決定是否成行及出發時間——那天一覺醒來下起雨來，還以為望「林」興嘆，豈料服務台說幾近即時出行，令我們立即裙拉褲甩趕出門登車上船。還好一切也值得，在2小時的行程中，在船上一直去搜尋不少紅樹林的生物，如超級巨型的彈塗魚以及水蜥蜴（即五爪金龍）等，同時又會近距離去餵飼野生猴子及種植紅樹林植物，孩子都盡興而返。河上還有不少漁民在捕魚，可說同場加映了捕魚風貌實況，讓孩子在旁察看。

不過食物水平始終有限，再加上口味偏辣，本來想電召汽車去附近的海鮮餐館，但看來因為太過偏僻，再加上路程不划算，所以沒有人接單。只不過電召車的應用程式Grab仍是必須的——我們回機場的一程，就是透過Grab解決，費用較在網上原先預約的省下一半以上。在東南亞地區出遊，Grab的重要性大抵就是Uber又或是高德的變奏吧！沒有它在手機上，真的寸步難行呢！